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讀本卷第十二

吳郡後學李翰



漢書 議論八

董仲舒論春秋 司馬遷傳

臣仲舒也

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

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八之一 庚 植學齋

是非。定猶與。

師古曰。與。讀曰豫。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

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化。禮

網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

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

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

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

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

易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易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按太史公六家要指曰。易大傳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議論八之一

二庚

殖學齋

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芳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全。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六藝之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櫨椽不斲。飯土簋。飲土銅。樗梁之食。藜藿之羹。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

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刺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實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窅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令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適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過形在所常用耳何事不成遇合大道混混沌沌與冥光耀天下後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而後生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形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按仲舒此論見於太史公自叙其學粹矣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則遷與仲舒蓋嘗遊從而講論也六家要指史談實論之而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八之一

三庚

殖學齋

遷述焉其說曰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喁乃論六家之要指云然其所論乃列儒者於陰陽墨者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皆有一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而其短者則吾道之所棄也蓋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班固譏之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詎不信夫其後劉歆又序諸子於六家之外蓋縱橫雜農三家而為九焉且謂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仁義相反而皆相成也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夫仁義本非二道未有薄於仁而厚於義未有厚於義而薄於仁者何相反之有若黃老之清淨寂滅法之慘刻名之苛察墨之二本縱橫之誦詭其於儒者之道猶白黑異色南北殊塗也又何相成之有歟之失其源蓋自談始故今燕之不使與於正宗之列而獨別取仲舒之論云

司馬子長自叙司馬遷傳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行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浮沅水。師古曰。沅水出牂牁。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水出嶧。泗水出陶。二水名。近曲。諱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嶧山名。近曲。阜地也。于此行鄉射之禮。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敘事四之十一

四庫

殖學齋

司馬遷答任安書

司馬遷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

賢臣之義遷報之曰

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

師古曰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望怨也

如是也雖罷駕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

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誰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諺曰

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

知己用女為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夸終

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

師古曰黜汙也書辭宜答會東從上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十之二十五

五

殖學齋

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頃吏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

測之罪

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涉旬月迫季冬僕

又薄從上上雍

李奇曰薄迫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迫當從行也恐卒然不可諱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壻者魂魄私恨無窮

任安恨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不見報謂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

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

憊於欲利

師古曰憊亦痛也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

宮刑

師古曰詬恥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

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

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

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

蘇林曰趙談也與還父同謀故曰同子

自古而恥之夫中材

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况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

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

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

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

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

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

於此矣卿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

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卿讀曰鴛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十之二十五

六

殖學齋

陪外庭未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

關茸之中

師古曰關茸猥賤也

邇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

師古曰叩讀曰仰信讀曰伸不

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

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

師古曰言其材質高遠不

可羈繫也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師古曰周衛言宿衛

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

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

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

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

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

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

其短。師古曰。媒如媒聘之媒。孽如麴孽之孽。一曰。齊人謂麴餅為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師古曰。挑音。即億萬之師。

師古曰。漢軍北向。匈奴南。北方地高。故云然。與單于連戰十餘日。

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

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

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火故反。士無不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十之二十五 七 庾 殖學齋

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沫古類

流血在面。如鹽類。冒犯也。首。嚮也。拳。立權反。冒。莫

克反。首。式救反。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陵未沒時。使有

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臨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

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

慘懷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

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

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敗之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

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

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謂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

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

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遂下於理。奉奉之忠。終不能自刎。師古曰：奉

之貌。師古曰：奉，忠謹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

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

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

隳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師古曰：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

刑所居溫室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

中。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

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

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十之二十五 八 庾 殖學齋

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

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

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趣。趣，習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

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誡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

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鬻，計反。其次毀

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

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

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八。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

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

時見獄吏則頭搶地師古曰搶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

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

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

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

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

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在塵埃之中

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

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絕墨之外已稍陵奪至於鞭箠之間廼

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始為此也夫人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十之二十五

九

庫殖學齋

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

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

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

苟活師古曰與柔弱也音人阮反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絜紕之辱

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絜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楊雄方言云

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聲海岱之間罵奴曰臧

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

幽冀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

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

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危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

厥有國語。孫子贛脚。兵法修列。不幸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與稽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十之二十五

十

唐
殖學齋

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卿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為閹閹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按。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宕奇偉。亦以也。楊惲。字子幼。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為諸吏光祿勳。

性刻害婦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有罪免為庶人憚既失爵位家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知畧士也與憚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憚宰相散子少顯朝廷一朝以掩昧語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食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奉減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之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讎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十之二十五

士廉

苑學齋

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十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呼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頃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知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廢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哉夫西河魏士文侯所與有段干木由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哉夫西河魏士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按憚文氣豪蕩似史遷然其辭涉怨望又不以荒淫為不可故附注于此而不入正宗之目

贊司馬遷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子纂之。

師古曰纂與撰同

總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

師古曰非經典所說

故言

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

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

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

師古曰輯與集同

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

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

並爭。

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

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

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

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

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分散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九之六十二

十二

庚 頌學齋

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如淳曰牾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抵觸也牾相支柱不安也牾音

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

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

師古曰頗音普我反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

蔽也。然自劉向陽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

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劉德曰俚師古曰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閑里之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

其文直。其事核。

師古曰核堅實也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

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

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

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

曰荅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豳民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文章正宗讀本

建書

議論九之六十二

庚

真學齋



壺闔三老上救太子書

庚太子傳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

此為數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太子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斬充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

屈楚等戰長安中援亂言太子反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闔三老茂上書云云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
廼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天傷父
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
粟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謗也孝已被謗
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
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三

庫

植學齋

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
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
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于亂臣獨冤結而亡
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
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
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
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
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缺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

也。詩云。取彼諸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悟。久之。亟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田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後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三十一

唐

殖學齋

齊懷王傳

封三
王事

殖學齋



以千石圖。已害於國。陳思王始聞入月。下不婦與王共妬之。王亦
其之不圖。致千石。悉歸公。公將其中大箱來。然無不離。而
其者。謂陳思王。念海共知。之。雖命不干常人之俗。然其師賊失
爲中。干圖受。爲青。好知。承天。事。辭。古。表。能。圖。聖。世。千。束。土。也。
此。水。林。女。弟。四。目。心。人。皇。帝。時。唯。史。夫。夫。趙。魚。五。千。圖。品。齊。王。同。

封燕王策燕刺王傳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
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帖。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
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
非德。毋廢廼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二十一

庚

殖學齋



封廣陵王策 廣陵屬王傳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廼惠廼順。母恫好逸。母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二十二

庚

殖學齋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燕刺王傳武帝崩太子立是為昭帝旦謀反事覺天子使使者賜王璽書云云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攜劔摧鋒從高皇帝墜災除害耘鉏海內當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廼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恃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

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綏自絞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二十四

卷

疏學齋

贊戾太子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馬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夸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裔。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頭骨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藩也。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九之六十三

庚

殖學齋

牆。謂屏牆也。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解在五行志。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欲也。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止。戈。所謂會意。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辭也。故田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過亂原。師古曰。過。止也。音反。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傳得天人一易反。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嚴助傳武帝時閩越復興與兵擊南越

聞上多其義大為興發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時建元元年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

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五康曰攝安也

奴協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

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張揖曰鬻不可

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

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

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封外侯服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十六 二 庚 殖學齋

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侯衛賓服服廣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

侯侯也為王者斥侯蠻夸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戎狄荒服師古曰此

者荒言其荒忽絕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

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聞便於用舟地深昧

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

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

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

親

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劭

曰。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

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夸也。且越人愚戆輕薄。負

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

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

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

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今子出就婦

家為贅。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

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人越地。輿轎而踰領。服虔曰。轎

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抱舟而入水。師古曰。抱。曳也。音宅。行數百千里。夾以深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十六 三 康 殖學齋

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夏月暑時。嘔

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

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聞忌。人姓名。以其

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

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

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

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

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

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

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

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

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

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

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

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人伐

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有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材。不能

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十六 三 庾 殖學齋

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

車奉饌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莫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疾疫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

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師古曰。甲

者。閩王弟之名。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

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

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師古曰。畜。養也。此必委質

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

卒。不頓一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怒。以有司為欲

卒。不頓一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怒。以有司為欲

卒。不頓一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怒。以有司為欲

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

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

得紡績織紵。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

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

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

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

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

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

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十六

唐

殖學齋

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夸。高宗殷之盛。天子也。

以盛。天子伐小蠻夸。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

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徵幸。以逆執事

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駢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

八數為圉。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

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

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

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

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
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夸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
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
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
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
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漢兵逾領
功。延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遣太子隨助入侍。助
還。入謝淮南云。於是王謝以雖涉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
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怒。加謨使
使者臨詔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十六

唐

植學齋

武帝賜嚴助書

嚴助傳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澗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三十一

庚

殖學齋

賜吾丘壽王璽書

吾丘壽王傳

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三十二

庫

殖學齋



晉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各丘壽王傳武帝時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言十載廢

挾弓弩便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上下其議壽王對云云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安居

則以制猛獸而脩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

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師古

說盡也音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

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

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

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簞梃相撻擊師古曰耰磨田之器也犯法

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六之六十五殖學齋

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不勝言不勝多也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

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

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繇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壽王言此者

并以譏字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

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

曰有四方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

代之道也詩曰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

之初蓬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

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

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偽而低法禁。師古曰。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詎服焉。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六十五

元康

殖學齋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齊國臨菑人學長經從橫術元光元年西八閏上書闕下朝奏幕召入見所言

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云云。偃及嚴安書並取史記本傳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議論六之四十八

庚

殖學齋

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澤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至北河也。

至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侮。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十八

三 庚

殖學齋

猶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師古曰。與敵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執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為郎中。

嚴安論征伐書

以故丞相史
上書云云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

按安此言過矣。

駕使秦緩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十九

三

庾 苑學齋

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誦詆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暇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

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鄆周市舉魏韓廣
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
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
而同會壤長地進至於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
欲招南粵朝夜郎降羗僂畧巖州張晏曰巖落也與微同建城邑深入匈奴
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東坡作富公誌今
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于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
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十九

庚

殖學齋

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
刃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
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
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
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
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
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徐樂書畧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寸之地偏袒大呼天下從之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卸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
後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寸之地偏袒大呼天下從之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卸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
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張敖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然不能

西懷尺寸之地而身為會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當此之時先帝
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
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
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
強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會矣楚齊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
乎此二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
數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全其處者矣不安
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
機修之於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
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遊燕之園淫
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
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也○按徐樂之書謂基本
不壞為土崩禍難驟興為瓦解其說似矣然聖賢慮治必察於微
積以基本之固為可恃也不以禍難之微為可忽也樂之告武帝
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顧乃
以瓦解之勢為不必慮而欲其自恣於將政聲色之間豈忠臣之
言哉故不取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十九

康

殖學齋

賈捐之罷珠厓賈捐之傳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繫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繫長蠻有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云云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興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十二 五 庾 殖學齋

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為楚所溺也齊桓採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張晏曰孔子作春秋春秋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孔子定其文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敗為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

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聞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十二

庚

殖學齋

祭。想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靡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

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圖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棄之不足惜。不擊

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徃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

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徃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

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

問丞相。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詔云云。已見前。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十二
唐
殖學齋

罷擊珠厓詔 賈捐之傳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其事見後賈捐之議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六十六

庚

植學齋

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其事見後賈捐之議

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其事見後賈捐之議

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其事見後賈捐之議

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其事見後賈捐之議

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其事見後賈捐之議

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其事見後賈捐之議

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其事見後賈捐之議

叙武帝微行 東方朔傳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晉灼曰宮南獵長楊名在槐里

東游宜春

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

微行常用飲酎已

師古曰酎酒新熟以祭宗廟也

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

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

陽侯

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

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

罷馳騫禾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

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

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叙事四之十二

三

殖學齋

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

遽出丞相御史知指

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

師古曰微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

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

師古曰共後廼私

置更衣

師古曰為休息易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衣之處亦置宮人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

名在昆

授宿諸宮

師古曰晝休更衣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

明池西

夜則別宿於諸宮

曰倍陽即蒔陽也其於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廼使

音同耳宮各在雋縣

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

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墻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

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

南山師古曰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
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云上廼拜朔為
太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十二

庚辰

殖學齋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東方朔傳武帝建元三年上招選天下

莊助未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舉終軍等並在

左右每令與大臣辨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詆焉然

相如持以辭賦得幸朔卑不根持論好恢諧上以俳優畜之

朔時直諫有所補益上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

方朔進諫云六

臣聞謙遜靜懿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

異今陛下累即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即堂下周屋戈獵之處恐其不廣也

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鑿坐鄴杜乎奢侈越

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

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

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六之二十二

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六之二十二

也隴隴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

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

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

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稻稻

棊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

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

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

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

鹿黃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

鹿黃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

鹿黃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

鹿黃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

初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固

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師古曰。亂。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亦

足以危無隄之興。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是其不可三也。

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

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作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

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勝大

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

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

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

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

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

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六之二十一。三。庾。殖。學。齋。

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

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脩宮

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濶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

之。是日因奏泰階之事。迺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如壽王所奏云。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東方朔傳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

朔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

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身衣弋絳足履革舄以韋帶劔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以莞及蒲為

席亦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衣縕師古曰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

上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

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

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

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六之二十三望京殖學齋

蜀師古曰績五絲也蜀言人簪瑱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

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

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

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

終之以隋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

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

董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問何

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精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

之欲乃國之大賊人主之大戾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

已設飲請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非決
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更置酒北宮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十三

昌辰

殖學齋

贊東方朔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朔

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於偽反故令後世

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

如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

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徽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

子以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桎下為工

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說時

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違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

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九之六十四豈唐殖學齋

說是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如淳曰

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

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

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

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

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嘆也他皆類此著音直略反

贊公孫賀等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

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

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夸。師古曰。竟。

讀曰。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

南桓寬次公。師古曰。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

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

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桓寬等評議其善惡。

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于張之言。言不與己志同也。故寬引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九之六十五 康 殖學齋

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竝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

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

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辯者駢其辭。斷斷焉。行

行焉。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剛彊也。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

山劉子。推原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橋。證之也。彬彬

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曰。譏。音蒲。又莫

本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彊禦矣。桑大夫據當世。

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

於弘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

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

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放于利而行多怨也。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桀謀反誅也。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師古曰。言彼人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古曰。說。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九之六十五

庚

殖學齋

梅福論王氏書

梅福傳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

氏浸盛災異數見奪下莫敢正言福上書云云時永始三年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疎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議論六之三十四

庚

班固

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執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于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及山陽亡徒蘇令

之群。躡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

李奇曰。求索與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

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

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

也。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

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

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

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十四

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

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

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

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排謗之罔。以為漢毆除。

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

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

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

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

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

禮理軍市也。

此一節議論不可以為法。

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

夫戴音綠鵠也。

鵠也。

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問者愚民

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眾。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

為諱。

按陽朔元年。王章下獄死。

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

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

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

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

師古曰。具臣。具佐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

及至陛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十四

五十五

庫殖學齋

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

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

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

留意於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

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

徵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師古曰。謂大臣犯君

之命也。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

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錢為飛。

此何景也。

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錢。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象。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

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夸滅。此失

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按

三家晉六卿。漢曹氏。魏司馬氏。皆秉權。至於再世之後。書曰。母若

遂以篡國。蓋勢成而附者眾故也。福之言。信有旨哉。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庸庸。執陵於君。權降於主。然後

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

名姓。為吳市門卒云。○按成帝初即位。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

將軍領尚書。建始元年正月。封舅王崇為安成侯。商根立。逢時

閹內侯。未幾。有黃霧四塞之變。諫大夫楊興等以為陰盛陽微之

氣。而歸咎於太后諸弟。無功而侯。時王氏之權未盛。故雖傾邪如

楊興。猶能誦言之。其後用事既久。名儒如杜欽。谷永。大臣如張禹。

不惟不敢言。且陰附而為之說矣。考其始末。惟劉向以同姓之卿

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六之三十四。五。康。殖。學。齋。

懇懇言之。至於三四而近臣如王章。至數鳳之罪。觸死而不顧。向

與章固賢。然皆職分所當言也。福遠方一尉耳。乃亦昌言之。無所

忌。至莽顯政。又能超然遠逝。以全其身。高風峻節。千載而下。猶使

人興敬。其視欽。永。張。禹。輩。真。蛇。虺。囊。壤。爾。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梅福請封孔子後書

梅福傳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後上書曰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

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碩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

言沒齒身全歿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

不貪也故願堂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

間謂之展言負展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

世師古曰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

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

秦滅二周夸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一 一百一 五 庾 殖學齋

子殺厥孫不嗣張冥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墮人以自塞者也

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

後於燕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于陳并杞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

天下還廟之主流出于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

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

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

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

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

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

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疾曰：吾先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歿，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按此說與金縢異。今仲尼之廟，不

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

為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

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則國家必獲其福。又

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

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祿遠，人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一 一百一 五 康 殖學齋

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

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

能紀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

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

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

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

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

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

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奏言：宜封孔子

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

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此篇

論封聖人後。又杜鄴論封功臣後見議論十

叙燕蓋上官之變

霍光傳

光與左將軍桀結昏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

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婕妤。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

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

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

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

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

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

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

文章正宗讀本。漢書。叙事四之三。五。殖學齋。

居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

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

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

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

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操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

置。師古曰：供，食飲之具。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

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

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

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

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

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

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

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

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調亭名也。屬耳。近耳也。

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

司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

之甚急。桀守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

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妻也。

文章三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十三 五 庚 雅學齋

音之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守不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

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

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

叙霍光廢昌邑 霍光傳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

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即有上書。

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

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

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擢即為九江太守。即

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

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

淫亂。光憂遽。師古曰。獨。音浦。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叙事四之十四 奕 庚 殖學齋

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

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

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引延年給事中。陰與

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

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

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

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

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

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

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

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其陳昌邑王不可以承

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

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

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

羣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

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

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十四 五 殖學齋

天下有殺主名。王尚自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

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

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

也。盛服坐武帳中。待衛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

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

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

車騎將軍臣安世。張子儒。度遼將軍臣明友。范明。前將軍臣增。韓增。後

將軍臣亢國。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蔡誼。宜春侯臣譚。王訢。當塗侯

臣信。姓魏。隨。桃侯臣昌樂。姓趙。故蒼梧。杜侯臣杜耆堂。故胡。大僕。

臣。姓魏。隨。桃侯臣昌樂。姓趙。故蒼梧。杜侯臣杜耆堂。故胡。大僕。

臣延年。杜延年太常臣昌。蘇昌大司農臣延年。田延年宗正臣德。劉向

少府臣樂成。姓史廷尉臣光。李光執金吾臣延壽。李延壽大鴻臚臣賢。

韋賢明左馮翊臣廣明。田廣右扶風臣德。周德長信少府臣嘉。不知姓典

屬國臣武。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不知姓諸吏

文學光祿大夫臣遷。王遷臣畸。宋畸臣吉。景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

幸。並不姓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臣卬。趙

國子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

搃一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

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十四 五庚 殖學齋

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

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

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

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

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

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

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

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葬擊鐘磬。召內泰

壹宗廟樂人。輦道年前。臣賢曰年前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

經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

臺樂人內之於輦道年首而鼓吹歌舞也。年首瑣說是也。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

牢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厨。故謂之厨。祀已。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祀已。

與從官飲嚼。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苑鬪虎。召皇太

后御小馬車。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

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止。令

且止。奏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王離席伏。尚書令復

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

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

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汚於酒。詔太官上乘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叙事四之十四 五 庫 殖學齋

與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閑食監。

師古曰。趣。讀曰促。關。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

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閼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

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

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

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

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

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

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臣德。臣虞舍。臣

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

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王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誦。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敬守昧死以聞。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皇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慙不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十四

庫

殖學齋

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叙霍氏禍敗之由霍光傳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聞。女能復自救耶。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開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廼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在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叙事四之十五

六

殖學蔣

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決也。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光薨後也。題其奏後也。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廼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

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

蘇林曰特但也

又收范朋友度遼將軍印

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也

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材。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

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

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

如淳曰縣官謂天子

今將軍墳墓

未乾。盡外我家。

師古曰外謂疏斥之

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

師古曰不

自省有

宣見禹恨望深。適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

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

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十五

三

殖學齋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

服虔曰皆光奴

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亡如猶

言無所象似也

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

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

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

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宴人子。遠

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

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常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

臣彊。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

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

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開尚書。益不信任。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耶。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點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匆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從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文章。正宗讀本。漢書敘事四十五。

庚

殖學齋

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過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按上官太。后為姨母。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師古曰。怒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怒。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鵲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卷端人共見。

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

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盡。可以此罪也。謀令太

后為博平君。置酒。

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朋友鄧

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

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為上書獻城

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

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朋友自

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

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曰。廼者東織

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列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十五

六

殖學齋

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

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誣誤百

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服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誣誤。事

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

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

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閉。卒不得遂。其

謀皆讐有功。

晉灼曰。讐。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

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宣帝賜趙充國書

趙充國傳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上遣丙吉問充國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

充國曰兵難踰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上旬分兵並出合擊罕開在鮮水上者充國欲捐

罕開之過隱而弗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議者以為不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為彊弩將軍武賢為

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羌人當獲

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

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顏氏曰言其貴也轉輸並起百

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

冬虜皆當畜食畜讀曰蓄多減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瘃寒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三十四

宣 庫 殖學齋

朔也竹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顏本微字句絕微

將軍誰不樂此者按微猶無也言雖無將軍人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

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

姑月氏兵四千人姑羌名兒遮反亡虜萬二千人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

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向廉上句音鉤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

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

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

者已詔中郎將邛將胡越伙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

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

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
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
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開之屬。不煩兵
而服。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
從充國計。馬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三十四

康

殖學齋

二 其秋充國病上賜書云云

制詔後將軍。聞若腳脰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驅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三十五

卷

殖學齋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趙充國傳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特羗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懼使客諫充國云云充國笑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云云○餘已見前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葉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芡乾芻也葉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夸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議論六之六十

庚

殖學齋

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隄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為田千騎則副馬二百匹也者將兵以充八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上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

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
其狀復奏、充國上狀云云、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六十

充國

殖學齋



其狀復奏、充國上狀云云、

三時差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敝。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遂上屯田奏。上報云云。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屬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三十六

庚午

殖學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夸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草愁於寄托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師古曰謂羗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者也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為一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六十一

七

殖學齋

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

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

一月之食度支甲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

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賑音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

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

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師古曰墮遭也墮謂因寒

而墮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

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

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隄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

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縣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也。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期月而望者。謂今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也。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執計復奏。克國奏云云。

文帝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六十一

三庫

苑學齋

四充國上狀條不出兵留田便
宜十二事上復賜報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氏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熟計復奏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三十七

七三

殖學齋

奏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開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却曲相保。為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校聯不絕。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為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蓋用闕械。關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關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六十二

庚子

殖學齋

言營壘相次。

便兵勢。飭聞具。塗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逆待勞。兵之利者

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

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

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

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

度虜且必瓦解其處。

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

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

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

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

內自罷散。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考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渙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膳字。給也。臣

愚以為不便。較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撫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

臣竊自隍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

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亦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

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

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六十二 五 庚 殖學齋

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

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

充國曰。將軍計善。其上留也。因及當罷者人馬數。詳已見前。

五充國奏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
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丞
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
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
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自愛臣間論難往復
猶家人父子唯諾然君明臣忠千載之下猶可師也充國奏見後卷議論中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三十八

庚

殖學齋



何武薦辛慶忌封事

辛慶忌傳慶忌武賢子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

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云云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故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脩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夸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慶忌宜在爪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倚禦也。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七十二

宅庚

殖學齋

牙官。以備不虞。

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寇難。非意所度也。後拜為右將軍。徙左將軍。慶忌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

域。視附。敬其威信。

叙陳湯等誅郅支 陳湯傳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不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牧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起。屈反。令。與零同。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夸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十六

庚六

殖學齋

吉上書。言中國與夸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廼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散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上以單于庭。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

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

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馭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

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

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都賴。郅支水。

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

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弋季反。不敢

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

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危。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

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十六 康 殖學齋

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

國。與延壽謀曰。匈奴畏服大宛。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

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

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支。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

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二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收遠徙。以別於匈奴也。

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

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也。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師古曰。師古

令隨從也。直掄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

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

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

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

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也。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

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豈子欲沮衆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

陳。益置楊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

耳。湯特新置此守諸校名。以為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

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

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

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畧大

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十六 今康 殖學齋

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畧民四百七十人。

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

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勿抄掠。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間。謂密呼也。

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

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

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

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漠。身入朝見。

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

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

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

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

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

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

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

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諱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

軍曰：闔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

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

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窄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十六 八二 殖學齋

為後。叩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叩，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

從未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

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

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

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關氏夫人數十。皆以弓

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

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

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

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

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竝入土城中。單于男
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劍死。軍侯假丞
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昇得
者。師古曰。昇。予也。各以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
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
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
之大義。當渾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
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
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
天幸。正宗續祚。漢書敘事四之十六

漢書敘事四之十六

庚三

殖學齋

陛下神靈。陰陽竝應。天氣精明。臨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
宜縣頭橐街蠻夸郎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追。



